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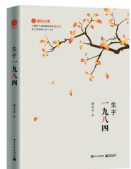
知和行书局

荐阅书单

海航大厦店
华夏银行店
海航万绿园店
南方出版社店
国秀城店

《生于一九八四》

1984,既是小说主人公也是作者郝景芳的出生之年。本书是郝景芳由科幻向现实的转型之作,是一本类似自传的现实文学作品,主线是主人公在毕业前后的经历,同时穿插着爷爷和父母在1984年后的人生,可以说是完整地呈现了这三十年中两代人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父亲经历文革、上山下乡,回城之后反思自己年轻时的所为,在内心负疚的驱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寻求精神出路。女儿自小按部就班上学读书,生活平稳,却在面临人生方向选择的时刻感觉迷茫,试图从纷杂的现实中寻找自己,以及内心疑问的答案,经历了公务员生活、北漂生活、精神崩溃的痛苦,最终获得领悟,找到内心的清明安宁和立志从事的事情。小说集中于人的内心求索,在时代变换中寻找人的自我生成过程。



作者: 郝景芳
版本: 电子工业出版社
时间: 2016年6月

《躲在迪士尼里的童年:关于爱、勇气和孤独症的真实故事》

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整理和吸收零零碎碎的生活经验,逐渐形成一套行为方式,经年累月后,最终形成自己的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的。社会学把这样的过程称为“社会化”。但你或许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生活经验来完成社会化。小萨斯坎德在还不到三岁时,突然变得不愿意说话,不肯睡觉或吃饭,还经常号啕大哭——他丧失了语言理解的能力。他迷失在黑暗的森林里,唯一的安慰是染上孤独症之前就爱看的迪士尼动画片,唯独熟悉的声音是卡通们的声音。仅仅根据声音,他开始一部一部地背诵动画片里每一个角色的每一句台词。他躲进了台词构筑的梦幻世界,在自己的国度无拘无束二十年。因而,台词成为亲友们与小萨斯坎德进行交流的唯一有效媒介。家人一头扎进迪士尼动画片,扮作动画角色,尝试用对白走进他的世界,但同时担心,迪士尼里的世界毕竟不真实,通过记诵台词,真的可以帮助小萨斯坎德认知外面的世界吗?惊人的事实开始显现,他不但能精准地理解台词,而且还赋予台词更加丰富、深刻的内涵。



作者: 罗恩·萨斯坎德
版本: 鹭江出版社
时间: 2016年7月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

作为二战时期屈指可数的清醒者,20世纪杰出的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从不随波逐流,他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并为之殉难。在纳粹狂潮下,他执着地站在犹太人这边,站在了整个纳粹德国国家权力的对面,但他和我们一样,有一具沉重的肉身,有着人之为人的挣扎与困顿。遗憾的是,直到1992年,他殉难47年之后,他的名字才因《狱中书简》中文本的出版而在中国传开。而眼下我们终于有机会通过这本传记来认识这样一个真实且复杂的灵魂。



作者: (美)查尔斯·马什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16年8月

《大教堂》:

玻璃橱窗里的黑白照片

■ 陈东东

读卡佛的小说,常常会让人联想到照片,尤其快照。《大教堂》这本集子,被认为是卡佛的最高成就,收在里面的每一个短篇,都可以看作用一架单反机从生活里咔嚓摺下的一个片段。那仿佛是随意的一帧,或是连续快拍后从中选出的一帧。这种有如快照的写作,也许,可以引用卡佛自己的解释:“对于我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为什么“不得不”?因为卡佛漂泊的生涯和窘困的生计:“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然而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有意识地”?卡佛有一次说:“我在自己写字台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庞德的一句话:‘陈述的基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另一回他说:“人物的行为似乎比他们做那些事的原因更让我感兴趣。”

一架不错的单反机的拍摄,能够保持“基本准确性”这一(唯一)道德的水平,由它生产的照片,那帧上面的画面也许看起来很有层次感的二维纸片,给出的当然更多是平面的“那些事”,而非纵深处“那些事的原因”。并且,就像我那位朋友开心于相机的“只要一摺”,“触手可及的成果”正是照片(尤其在数码时代)的特点和特权。于

是,不妨说,有如快照的写作,刚好是卡佛深思熟虑的写作。

卡佛说:“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经历的事。”“我认为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一般而言,身边的普通日常,用卡佛的话就是“所谓的‘俗事儿’”,是快照最便利故而最频繁的题材。“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卡佛说,“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现实在卡佛那里就像在别的地方,从来就没有非凡的诗意,尽管,稀松平常的现实才真正魔幻。在未被一个取景框框起来,如同未被一个命名说出之前,现实甚至是隐而不现的。单反机用照片显现了一闪而逝的一小件(并将之扩成了一大件)现实,当它“再现”,还“艺术地再现”的时候,现实于是不再是现实,现实却也才成为现实。

卡佛有如快照的写作所做的,便是“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广阔而惊人的力量”。他确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他不会认同“照片根本就不能算艺术品”——我是说,对于卡佛,一帧照片,一篇小说、一行指向现实或仅仅指向那行诗自身的诗,它们既不自外于现实,它们却又以艺术为内在目标和最高目标。

卡佛这样谈及他小说的艺术:“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

《沈从文地图》:

“窄而小”处透来的光亮

■ 林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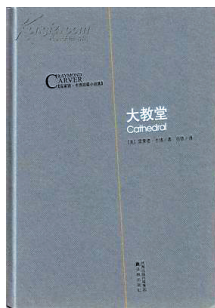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话耳熟能详。然而大多数人只注意到沈从文的款款情深,却往往忽略了其中流露的天涯羁旅的惆怅。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四壁环绕温暖的家,房子之于寒士更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痛。杜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伍尔夫说“每个女人都要有一间独立的房间”,奈保尔以父亲为原型的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愿就是拥有自己的房子。沈从文同样求安定而难得,凤凰、沅州、常德、北京、上海、武汉、青岛、昆明、四川、咸宁……他住过许多地方的屋,每幢屋子里都藏着一段故事,仿佛一块块拼图渐渐聚拢了来,借由擅写民国人物的江苏女作家李伶伶之手,合成了这一本《沈从文地图》。

由故居入手写作家,这是比较常见的叙述手法,尤见于余秋雨《文化苦旅》式的大散文。李伶伶的特异在于,本书并非散文化作品,而是非虚构的文史钩沉,这些居所是地图上的一个个标记,她一站站造访、打捞,既不抒情、更无意赞颂,而是以本真求实的态度,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沈从文的生活。

1923年,沈从文漂泊北京,居住于沙滩红楼附近的庆华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小贮藏间,窗户是临时开出来的,“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沈从文苦中作乐,将之起名曰——窄而霉小斋。1928年,沈从文应徐志摩之邀前赴上海,居住于善钟路善钟里111弄的一个亭子间,他对它的描述是“塌而霉、塞”,即又一个“窄而霉小斋”。1949年8月,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1953年分到了宿舍,位于东堂子胡同51号。房间紧挨公用男厕,进院子后还要路过女厕。他自嘲是“二茅轩”,和从前的“窄而霉小斋”异曲同工。

居住状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作家的创作?很难考证。但能确定,必有影响。李伶伶评价:“自认‘乡下人’的沈从文在大都市里闯荡,碰了很多壁,遭遇了很多白眼,这不能不令他产生对都市的疏离心态。”这是有根据的。沈从文说上海:“这个地方整个的都很无聊,一切生命都很浪费。”他的《棉鞋》《第二个狒狒》等小说也有强烈的讽刺都市生活的情绪。湘西的美好惹他频频回顾,边城凤凰成了他一生羁绊的乡愁,他将它们与自己的感情与记忆融成一体。当代作家周国平说



《大教堂》
作者: (美)雷蒙德·卡佛
译者: 肖
出版: 译林出版社

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这特别像某个摄影师在辩解其照片的艺术性时会讲的那些话。当某个摄影师以他自己拍的照片为例,告诉你他是怎么选角度的、怎么布光的、怎么裁剪的、怎么控制对比度的、怎么在暗房里或电脑上重新制作的时候,你不会不觉得,照片自有照片的艺术,就像小说。

被卡佛在其小说中省略掉的部分,终于会是多于现实的部分,正如省略了那么多色彩的黑白照片,看上去要比照片指涉的那一件现实更为丰富。他写的“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不是越来越像黑白照片了吗?就小说的体裁而言,短篇会被认为较长篇更具艺术性,这让人联想到彩色照片出现以后,黑白照片就被认为更近于艺术了。卡佛的小说,发展到收入《大教堂》这本集子里的数个短篇,已经是摆在玻璃橱窗里、挂在玻璃镜框里可供展览和瞻仰的、作为艺术品的黑白照片了。而把他一惯光洁透明风格化的小说语言,喻为覆在黑白影像上的玻璃,也就未必是不恰当的。图



《沈从文地图》
作者: 李伶伶
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过:“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何以为家?正因为经济如此拮据,沈从文不得不拼命地写,这是他唯一擅长的赚钱方式,谋生与谋爱,甘苦自知。

沈从文是敏感的、脆弱的、小心翼翼的,住于“窄而小”之地,他的精神空间似乎也时常被“窄而小”桎梏着。李伶伶在2011年出版《周家大院》时曾说道:“鲁迅皮袍下藏着的小,长时间地被忽视了。”她如今写沈从文,也并不避讳沈从文的“小”。生活本就是由细小琐碎构成,真实的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伟大明媚。沈从文比他同时期的作家更加人性化,更有同情心,因为他比其他人贴近地面。而今,老房子和老故事依然屹立在时光的每个节点。就像李伶伶写的这本书里那些不时闪现的关键词,抓住了它们,就可以绘制出一张通往沈从文心灵的地图,就可以看到“窄而小”之处透过来的光和亮。不因崇拜而将他抬上神坛,却因靠近而懂得。图